

剑君白
著

七情六欲

世间万物皆是虫／七情六欲都为蛊
无所不在／无孔不入

天涯千万点击热帖！钱禹绝命探险系列！

小不周山 草龙珠谷 世外桃源 海上迷岛
悬鹿解角、赣地野人、困龙宅、美人鱼、迷雾瘴母……

2

白君劍著

唐參

子計其事
其事、其事

新時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虫祭. 2 / 剑君白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594-0885-3

I. ①虫… II. ①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68548号

书 名 虫祭. 2
作 者 剑君白
筹 划 出 品 九志天达
责 任 编 辑 姚丽
策 划 编 辑 王晶
责 任 监 制 刘巍 江伟明
出 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 版 社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98毫米×980毫米 1/16
字 数 330千字
印 张 21
版 次 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94-0885-3
定 价 35.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制、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 录 |

前情提要	001
第一章 洗牌会	003
第二章 大通天箩	027
第三章 蛇蛊酒	043
第四章 小不周山	079
第五章 鹿踏虹桥	093
第六章 巨人	119
第七章 草龙珠谷	127

第八章 困龙宅	149
第九章 桃花源	173
第十章 东海之畔	195
第十一章 凶岛	209
第十二章 瘴母	243
第十三章 大小王	269
第十四章 登船	279

前情提要

七星续命针传人钱禹的哥哥钱斌突然死去，给他留下了一笔巨额遗产和一张无字白纸，也将他拉入一个谜团之中。为了解开哥哥留下的秘密，钱禹跟随张如意进入赣西太医墓，因此卷入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他们从赣西出发，途经太医墓、白雾林、横死地、悬水湾，终于在悬水湾找到一点线索，发现了这场惊天秘密的第一个开端。

第一章 洗牌会

“啊！搞半天原来是自己人啊！快快快，你把他现在的手机号码给我，这家伙太不厚道了，我找了他整整两年啊！”

抱羽道人说着，往身上一摸，掏出个诺基亚的手机来。

我很失望。看抱羽道人这样子，显然也不知道我哥的下落。

“我也正找他呢。我已经快四年没有联系他了，本以为道长知道他的下落，没想到……”

抱羽道人一愣，“四年没联系？你们是亲兄弟？”

我点了点头，苦笑道：“是，我们之间……有一些矛盾，已经很久没联系了。道长你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在哪个地方？”

“最后一次见他大概是在前年六月份的时候，是在成都，当时我们哥几个一起喝酒来着。”

“他有说什么吗？”

“说什么？指的是哪方面？要是特别的话那倒是没有，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没。”我摇头。

所谓“交浅言深，君子所戒”，所以我没打算把我哥的事告诉他。

抱羽道人皱了皱眉。他似乎想问什么，但最终还是按捺住了。

我见状岔开话题，问道：“鱼哥，这春钱有什么特别之处吗？能镇得住蜃虫。”虽是打岔，可我心里也确实好奇。上次张如意说到春钱，也没有多讲，知道的也不多，毕竟锦术太过神秘了。

“是啊是啊，好像蜃虫很怕这铜钱的样子呢！”说到这个，小七忍不住插嘴。

“春钱是古代一些大妓院用来控制妓女而发行的货币，就好比现在赌场里的筹码一样，是专用的，在其他地方无法流通。古代有很多妓女都是被迫的，都想跳出火坑，经常会出现卷款而逃的情况。为了控制这些妓女，很多大妓院就会铸专用的货币，这种货币只能在附近的市集使用，妓女收到这种在外面不流通的春钱，一旦出了城便无钱可用。因此春钱有禁锢之意，可以镇压一切变幻之物，当然了，也要看是镇压什么了，这只蜃要不是被击爆了一头，实力减了一半有余，这几枚春钱也镇不住它。”

我听了暗道一声“是了”。

金从革，有变化之意，难怪那三枚春钱能封得住锐刃一样的貔齿。

“今天算是长了见识了，没想到除了乾坤罩，还有其他东西能对付蜃虫。”霍衣架啧啧称奇。

“这也是小斌告诉我的，我那柄铜钱剑上的一百零八枚古铜钱也是小斌亲自帮我挑的，可惜刚才震散了，有三枚铜钱还找不到了。”

谈到这儿，抱羽道人不禁扼腕叹息，顿了顿，又对我们道，“据说这春钱也有优劣之分，品质好的春钱镇压效果越佳，至于怎么判断好坏，我也不是很清楚，好像是说流通越广效果就越好，忘记了，得问小斌了。我们仅仅做过一些锦术与道术之间的简单交流，他只跟我谈过五种破五行的钱币，春钱就是专门用来对付金属性的东西。天下万物都跳不出五行，因此锦术号称无物不破。这话虽然有些夸大，但我跟小斌交手，完全不是对手。我实力不如他是一个原因，最重要的是我对锦术的了解太少了，跟他打架会处处受制。”

我心里一震，一是惊讶于我哥的实力，二是我想起我哥让贾婉贞交给我的十五枚钱币里，正好是五种不同的类型的钱币。想到这里，我对抱羽道人

说道：“鱼哥能给我们讲讲能破五行的钱币是哪五种吗？我哥可从来没跟我们细说这些。”

“哈哈，没问题。”抱羽道人大笑一声，然后按住了肚子，“不过我肚子有点饿啊，刚才耗费了很多的体力，要不咱们边吃边说？”

我点点头，道：“行啊，不过，我们还是换个地方吧！”

我也觉得有些饿了，只是一看被蜃虫吐得一塌糊涂的地面，再想起它边吃边吐的场景，就没什么食欲了。

霍衣架对这里的地形熟悉，插嘴说道：“去悬水湾吧！离这里很近，天都黑了，我们也要找个地方休息，悬水湾正好。”

“那你们先去啊！我把藏好的东西带过去。钱禹哥哥陪我去吧！”小七对着我眨眼睛。

我也有一些问题想问小七，两个人说话更方便一些，就向抱羽道人告罪，然后对着霍衣架说道：“那你先陪道长去悬水湾吧！”

霍衣架点头。

小七又道：“鲍鱼叔叔，你别给我哥开小灶啊，锦术的事等钱禹哥哥和我到了再讲啊！”

抱羽道人赶忙笑道：“没问题，一切听小美女的吩咐。”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指着那只蜃虫，问抱羽道人道：“这只蜃虫要怎么处理？”

抱羽道人闻言说道：“我在你们身上感觉到了特殊的气息，猜想你们应该会驭虫之道，这只蜃本来交给你们是最好的，但它现在虽然没了戾气，但一看也不是个老实的东西，你们恐怕难以驾驭住它，要不我先将它带回龙虎山，调教一年，等一年后它老实了，再把它交给你们，怎么样？”

我想了想，以我们三个人的定力确实是暂时制不住这只蜃虫，而且我还有一身的麻烦，让抱羽道人将它带回龙虎山确实是目前最好的办法，况且制服这只蜃虫他功劳最大。

想到这里，我对抱羽道人点头说：“鱼哥跟我哥是好朋友，那感谢的客套话我也不多说，这只蜃虫对我们也确实是有用处，所以就厚着脸皮应下来，一年之后我再去龙虎山找鱼哥喝酒！”

“呵呵，不是大事！你哥帮过我蛮多次，我正好没地方回报他呢！”抱羽真人满不在乎的摆摆手，对着我笑道：“你是叫钱禹？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以后就叫你小禹了。”

“好。”我应承下来。

霍衣架也对抱羽道人说道：“道长，我叫霍衣架，您直接叫我的名字就行了。”

说完，他转头开始催促我和小七去取东西。

小七打了个招呼，拉起我的手就往峡谷外跑。一出峡谷，我忍不住问小七：“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被困在白雾林的？还知道里面有一只蜃虫，连它爱吃烤肉你都知道。”

“是别人告诉我的。”小七瘪瘪嘴，说道，“哥不是叫我去悬水湾吗？我等了半个小时都没见你们，打哥的电话也不接，我正着急的时候，有人用石头扔我。”

“用石头扔你？”我一惊，忙追问道：“是谁？你认识吗？男的女的，长什么样子？是他告诉你我们在白雾林的？”

“嗯，是的，但是我没见着他，也不知道他是男是女。本来我被打了，准备去把他揪出来揍一顿，但发现那颗石头上裹着一张纸。纸上有字，说你和哥被蜃虫困在白雾林，又说这只蜃虫喜欢吃烤肉，叫我去烤肉，最后是弄点蜜抹在烤肉上，做成虫引，把蜃虫引出来。我就照做了。”

“叫你引你就引啊？万一是骗你的呢？刚那只蜃虫受了重伤，都差点把我们三个都带走了，你一个人敢做这种事，真是不知道有多危险！”我锁起眉头，忍不住想训小七。如果不是抱羽道人路过，小七肯定会有危险。

小七面对我的训斥，只是吐了吐舌头，没有说什么。

我叹了口气，无奈地问道：“那张纸还在吗？”

“啊？在在！”小七忙从兜里摸出一张纸交到我手里，说道，“对了，钱禹哥哥。告诉你哦，我到悬水湾的时候正好碰着一件宝贝出世，宝气都化成了彩虹了呢！我把它拿来了。”

“啊？是个什么东西？”我有些惊喜，本还以为与悬水湾那件宝贝无缘了呢！没想被小七得到了，只是不知道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应该不会是那个

螺吧？

“你看！”小七掏出一个东西放在手心，然后将手伸到我眼前。

我定睛一看，发现是一个小巧玲珑的玉酒杯，并不是现代直口的酒杯式样，有点像一些古装剧里才会出现的爵杯，敞口前有倾酒的流槽，后尾尖且翘，跟爵杯不同的是，爵杯底下是三角柱，但这个酒杯是用一只抱翅张口的鸟为底座。

我从小七手里将酒杯拿过来，入手沁凉，我一边把玩，一边细细打量，这个酒杯通体呈暗红色，杯身刻着精美的云纹，线条清晰流畅，非常精致，杯侧上的鳌是一条活灵活现的小龙，非常精细。但最吸引我注意的还是那只鸟嘴里叼着的那颗黄豆般大小的彩色珠子，七彩流离，非常亮眼。

我忍不住赞叹。

虽然我不懂玉，也不懂工艺，但这个酒杯能引出霓桥来，可掺不了假，肯定是难得一件的宝贝。

“钱禹哥哥，你喜欢吗？我送给你！”小七瞪着大眼睛，盯着我的脸。

这个宝贝能拿到手，就是一个意外之喜，我哪里能不喜欢，此时见小七一副天真烂漫的样子，忍不住伸手在她脸上捏了一把，笑道：“喜欢，谢谢小七啊！”

“不用谢，钱禹哥哥喜欢就好。”小七美美地道。

我看了玉杯几眼，把它交到小七手里，说道：“放你那里，我口袋装不下。”

“好。”

我趁着小七放酒杯的时候，把那张纸条拆开，里面的内容和小七说的差不多，是用圆珠笔写的，很漂亮的正楷字，写得一丝不苟，像计算机打印出来的一样，分不清写字的是男是女。

我忍不住皱眉，这似乎是有意隐藏性别。我先前以为是泰琳，但现在却有点不确定了，但除了泰琳我实在想不出其他人。

“钱禹哥哥想什么呢？”小七把我的思路打断，原来她已经将酒杯藏好了。

“没什么，走吧！远不远？”

“不远啊！对了，钱禹哥哥，我喝酒的时候你能不能把酒杯借我用啊！”

“小酒鬼。”

“葡萄酒不算是酒，所以贪喝葡萄酒不算是酒鬼！”小七辩解道，说话的时候，她似乎是想到了葡萄美酒，忍不住地咽口水。

“好好好，你喝葡萄水的时候就用那个酒杯，反正也是你的。”

我们不着急赶路，边聊边走。

小七问我在蜃境里遇到了什么，我捡了好玩的跟她讲，只说到莫文、鼠医、不死梯和那个气死人的螺，听得小七双眼放光。

小七放东西的地方并不远，就在峡谷上的一个山洞。她站在洞口，“啪啪”地拍了拍手。过了一会儿，就听窸窸窣窣的声音，两个硕大的登山背包像长了脚一样，从里面走了出来，换了个人看到这样的情形肯定会目瞪口呆，然后吓得落荒而逃。

我当然是见怪不怪，其实如果注意去看的话，可以看到背包跟地面是有距离的，并没有接触到地面，如果趴在地上去看，就可以看到背包下有一片核桃一般大小的虫子，密密麻麻。

虫术能做到这种份上，我们三人也只有小七了。

“走吧！钱禹哥哥，让它们跟着就行了，反正我们走得慢，它们能跟上的。”

因为要等背包，所以我们走得慢，等到悬水湾的时候，天已经彻底黑下来了。

霍衣架他们已经在潭边架起了一堆篝火，正烤着小七之前没烤完的肉。

抱羽道人看见我们，“哎呀”了一声，“我和小霍刚还说趁你们没来之前偷偷多吃一点的，没想到刚烤好你们就来了。”

我开玩笑道：“那要不我和小七再到外面转一圈？你们先吃？”

“哈哈，那可不行，我等你们好久了。”抱羽道人说着，忽然注意到我和小七身后如鬼魅一般行走的背包，他吃惊地打量了一会儿，说道：“好厉害的驭虫之道，是这样一路跟过来的？”

小七神气地道：“是啊！厉害吧！”

抱羽道人点头，然后像是想到了什么，竟然愣愣地出神，呆了许久都没回

神。搞得我们三个面面相觑，又等了一会儿，见抱羽道人还在发呆，决定不能再这么等下去了。

于是霍衣架对小七使了个眼色。小七会意，走到抱羽道人身前，跟电视剧里演的那样，用手在他眼前晃了晃，叫道：“鲍鱼叔叔鲍鱼叔叔，你在想什么？天亮了！”

抱羽道人这才“啊”了一声，反应过来，赶忙道歉，“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看到这么厉害的驭虫，又想起小斌的锦术，有些感慨。”

“感慨什么呢？给我们讲那五种钱啊！”小七道。

“来，边吃边讲，不然都焦掉了。”

“好啊好啊！”

我们围坐在篝火旁，大快朵颐。过程中，抱羽道人跟我们说起克五行的五种钱币。

“锢金的春钱、毁木的虫币、镇水的鱼币、堕火的挂灯钱和破土的桥型币，就是锦术里面的五行钱币，刚才讲到了春钱的来历，现在说说金。”

“五行当中，金从革，革是变革，是土里变化而来的东西，也是五行当中最少的一种，特性是变化，要变必定也要打破之前固有的东西，所以金的特性又有肃杀。再加上春钱是古代妓院为了防止妓女携钱出逃而发行的代物券，有禁锢之意。”

“木性柔而有韧，强而不刚，但是怕虫蛀金伐，故虫币可以毁木。水往低处流，有向下之性，且闭藏，水里就像另外一个世界一样，无法强破，只得随波逐流，遇上水强之物，可用有水性的龟币、鱼币留一条活路。火苗往上，火有向上之性，得用挂灯钱，挂灯钱专门用来做灯笼的钱坠的，可以压制火性。土性壅滞，阻挡万物之行，桥有沟通之意，桥型币可破除阻碍。”

小七听得津津有味，我却暗暗心惊。我哥留下的五种钱币可不就是这五种吗？他给我留这些钱币是什么意思？破五行？

我转头看了一眼霍衣架——他也在皱眉思索，大概也联想到了我哥给我留下的那些钱币。

“其实细细想想，就会发现这种锦术并非是破五行，而是一种告诉我们在万物为五行的世界当中面对五行变化之时该如何生存下去的要门。”抱羽道

人叹了一声，接着说道：“金性强则禁锢，金在五行中是最少的，需要禁锢从而保护。木性强则蛀毁，木能生发，毁掉后会再生。水性强则同流，水没有形态，没法破，也是五行当中最多的，浩荡奔腾，无法禁，更无法毁，只能顺应。火性强则要压制，火是非物质，无法禁锢，人类也离不开火，故不能灭不能毁，也无法同流，只能加以控制。土性强则疏通，土可改变形态，承载万物，包容万象，如何变动都没有关系。”

“啊！对哦，金属是世界上最少的，水是世界上最多的。”小七恍然大悟。

抱羽道人笑道：“反映到自然界也可以这么去理解。”

我和霍衣架细细咀嚼这段话，觉得大有深意，收获了很多。

我回味了一下，正想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却听小七道：“吃饱了，好困啊！”

小七伸了个懒腰，对我说道：“钱禹哥哥，借你的肩膀用用，我睡会儿，等下再叫我。”说完她靠过来，倒在我肩上，闭眼打盹。

霍衣架酸溜溜地说：“情哥哥就是比亲哥哥待遇高。”

我翻了个白眼，没理他。被小七和霍衣架这么一打断，也忘了刚才要发表什么看法了，这时忽然想起抱羽道人之前说有事相求，就问道：“鱼哥，之前你好像有事要我们帮忙？”

闻言，抱羽道人，面露犹豫之色，看了我们一眼，然后从衣袋里摸出一个东西来。

我们看这架势，大为紧张！可等看清抱羽道人摸出来的东西之后却大跌眼镜，居然是一副扑克牌！

抱羽道人见我们吃惊的样子，有些尴尬，假咳两声，说道：“我的爱好不多，最大的爱好就是打打小牌，可在山里转悠了半年多，半个人影都没有，今天见到你们实在是忍不住了，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想让你们陪我打会儿牌，哈哈！”

“靠！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大气都不敢喘！”霍衣架骂了一声，明显松了一口气，撸起袖子招呼，“来来来，不就是打牌吗？你想怎么玩？斗地主？跑得快？还是拖拉机？”

抱羽道人忙道：“斗地主就行！”

我闻言摸了摸口袋，“打不打钱？”

“不打钱有什么好玩的？没钱的写欠条！或者赌别的也行！”抱羽道人瞪了我一眼，一边跟我说话，一边熟练地洗牌，“小禹你不知道，小斌可欠了我一屁股的债，我找他两年，就是想去催债的，结果一点消息都找不到。”

“嗯，斌哥打牌的技术确实很差。”霍衣架道。

我问道：“他输了很多钱给你吗？还是别的东西？我替他还。”

“哈哈，这可不行，个人的算个人的，而且他欠下的可不是钱，你也还不上。来来来，摸牌啊！”抱羽道人兴致非常高，说话的时候就把牌发好了。我无奈之下，只好将牌拾起。

我摸起牌搓开一看，不由“咦”了一声，这副牌不对劲啊！

一般的扑克牌，背面花纹都是一样的，但这副扑克牌背面的印纹却并不统一，有的印的是塑像，有的印字，显然都不一样。正面的花色、数字、字母倒是正常，可中间印的却全是人物的照片，有男、有女，每一张照片都不是同一个人，还有道士有和尚。

“这副牌是怎么回事？”我忍不住问抱羽道人。

“哦，这副扑克是特制的，上面印的都是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一些人物。”

“哦？”我顿时来了兴趣，调整了下姿势，让小七枕在我大腿上，然后一张张地翻起手里的这些牌，看了一遍，倒是发现了正面照片和背面印纹的联系。

这副牌每张牌都是一个的人物，像正面人物是穿着道服的，背面就是三清的金身塑像；穿僧袍的，背面印的则是佛像。人物身份不同，背面的印纹也五花八门。有的印一个铜环铃铛，有的直接印字，如铁口直断、一字千金。

这副牌基本上都能从背面的印纹里判断出是什么职业。印铃铛的是郎中，印“铁口直断”的肯定是算命的，“一字千金”大概是卖字的。

我看着不由觉得有趣，直叫有意思有意思。

“哇，鱼哥，这是你吧？”霍衣架也在看，这时他突然翻出一张牌直叫唤。

“看着像我应该就是了。”抱羽道人笑眯眯地道。

“给我看看。”我从霍衣架手里将牌拿过来一瞧，还真是抱羽道人，照片

上的他身着一身金丝银线的羽服，头戴道冠，手捧一个不知名的法器，在一座道观前肃穆而立，真有一派高人的形象，跟现在散漫的样子截然不同。

“好酷！”我忍不住赞叹一句。

霍衣架附和道：“是啊，还是一张方块J呢！鱼哥，是不是点数越大，就越厉害？”

抱羽道人笑着摇头道：“这个不好说吧？上面有算命的，有行医的，我道法再高深，跟他们比相术、医术怎么也比不过，但排序的确是有规律的，名气和声望越高，点数就越大，不过这都是一群好事的人乱排的，也当不得真，哈哈！”

他后面那句话明显是谦虚的话，可是我们没从他脸上看出一点谦虚的样子，笑得嘴都合不拢，要多得意就有多得意。

我翻看了一下自己手里的几张牌，发现背面印有“一字千金”的那张花色是方块，点数是2。我擎起这张牌，问道：“鱼哥，2是最小的？还是A是最小的？”

“A是最小的。不过，你们可别小看了这几张A和2，小禹你手里的那张是方块2吧？这个人是书法家、雕刻家，非常擅长模仿，什么人的字迹都能模仿得来，号称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他都能写得七分像，可惜他只会模仿不懂创新，写字毫无自己的风格，不然肯定是一位像王羲之那样的书法大家。”

“这么厉害？”我惊叹一声，仔细去看牌上的照片。

这男的身穿一身白色的练功服，在一房间内的书桌前，正手执毛笔挥墨，看上去年纪有七十岁，头发都白了，干瘦干瘦的，长得又黑，看不出一点儿书卷气。

“说得那么神，可看起来像个种田的农民伯伯啊！真是人不可貌相！”霍衣架凑过来看了一眼，然后把我手里的牌换了过去，“我们换着看吧！”

抱羽道人笑眯眯地道：“这仅仅是方块2而已，呵呵……”

后面那半句话他没说出来，但不用想，我们都明白是什么。方块2都这么厉害，方块J就更厉害了！

我想起那张“一字千金”，心中一动，指着那张牌问抱羽道人：“是不是可以去他那里造假？”